

大地之门丛书

人在天涯

徐刚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大地之门丛书 徐刚 著

人在天涯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在天涯/徐刚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5

(大地之门丛书)

ISBN 7-5336-4352-6

I. 人… II. 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8373 号

策 划:曹露明

责任编辑:包云鸠 尚燕彬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出 版: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965×635 毫米 1/32

印 张:7.625

字 数:93.6 千字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 001-5 300

定 价: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在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安徽教育出版社

芥
地
之
門

黃雲文懷沙



大鈞所運滄海帝力
於吾豈有哉
習苦來
生新境
鬱奮生
歷雄中

中印尊題

老侶
剛和
慈愛
文懷沙



自序

敢问沧桑岁月，雪在何方

雨或者雪还有淡淡的雾笼罩下的山村、旷野，那是风景。我常常想起，当夏日的惊雷在崇明岛上空的云层里震响，江海边缘的大芦荡起伏呼啸，然后是大雨如注。母亲和姐姐在茅草屋端着盆盆罐罐四处“捉漏”，而我却痴痴地望着屋外的风雨，少小年代的敬畏，对天的敬畏，便是这样发生的。后来，我到西保小学读书了，每逢这样的雷雨天，既没有钉鞋——一种用油布做鞋面、鞋底有钉子的老式雨鞋——也没有雨伞，便只有飞快地赤脚奔跑，在雨中。

如今想来，夏日的雷雨是一种诱惑，诱使你冲进疾风暴雨中，有一种催人冒险的冲激

力，可以全身心地感觉雷鸣电闪和暴雨的风景，但肯定有摔倒乃至遭到雷击的风险。冬日的雪就不一样了。上世纪50年代的崇明岛不仅有雪，而且有大雪，那漫天飞雪温柔而飘逸，一片一片的似乎是在挽留我的童心。上学放学时便一路打雪仗，找不到路，有几次滚到了河沟里，从头到脚都陷进了冰冷的温柔中。雪天无风，家家户户的炊烟会从烟囱里笔直往上升腾，会有写诗画画的冲动。那雪花竟然也牵动着一个乡下少年的茫然无绪的思，不识愁滋味的日子将要过去了。

每一年冬天，我在北京总是盼着下雪。雪，那是中国大片土地上越冬农作物的衣被，也是来春万物苏生时的甘泉。在一个接一个的暖冬少雪之后，缺水的土地连同干渴的心灵都生出了一种恐慌：大雪，“燕山雪花大如席”，那飘飘洒洒可以让孩子们欢呼雀跃的雪，为什么离我而去？连续几年，盼雪的北京人盼到的那一点点雪的粉末，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传递的是不是这样的信息：我将飘逝。燕山和北京，在失去雪的风景之后，纵然有再多的高楼大厦，那幸

存的故宫角楼的裂缝却毫无疑问地指向了传统文化的断裂，能不能这样说：当我们失去一种风景的时候，我们也就失去了一种文化。

我的思绪游走在雨和雪之间，为雷声而震颤，在闪电的切割下细若游丝，伸向原始的裂缝、大山的褶皱、荒漠中的胡杨，从青藏高原跌落、串连起长江的浪花。我看见，当盛夏时长江中下游暴雨高涨，而源区的沱沱河沿却还在下着鹅毛大雪，雨和雪互相呼应着，声气相通，血脉相连，大山的庄严怎么离得开白雪呢？大地的灵动怎么离得开流水呢？这庄严与灵动化生了万类万物的广大和美丽，人居其一。

雨雪的另一端是谁在摆弄？

雨和雪是生命的流动，从过去到未来，当它作为风景出现的时候，人类便有了最初的感动和惊讶，然后是神话和宗教。恩格斯说：“古希腊所有的风景都装在——或者至少曾经装在——和谐这个框子里。”（《伟人小语》，广东旅游出版社）因而在古希腊，每一条河流、每一片森林都有自己的女神或者神灵。对爱琴海情有独钟的泰勒斯还说过“万物源于水”，这使我

又一次想起了老子，他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何物？老子只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而“道生万物”。地球上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时发出的先知的声音，是如此的相似相近。

据说，老子的先生常枞在病榻上是这样教诲老子的：

回到故乡，或者经过故乡的时候，你要下车；

从高大、古老的树木下路过，你要弯腰蹶足而过；

面对大江巨川，你要垂首；面对小河流，你要让路；

山川万物，故旧先辈，是为大，而吾为小。

这样的先生、这样的教育，我们已经陌生又陌生了，中国还有多少人在读老庄？

亲爱的朋友，正是从生命与文化的意义上感觉风景，感觉曾经熟知的雨和雪，才使我生

命的激情和天真免于过早地涸竭，也生出了忧患：今天我们不仅忽略风景，而且毁坏风景，再把仅剩的风景当作摇钱树。聪明绝顶的人类正在共同地、世界一体化地做着同一件蠢事：把追求物质财富当作人生至上的目标！

可是，那风、那云、那雨、那雪、那夜晚的星空，仍然是最美最美的啊！

敢问沧桑岁月，雪在何方？

是为序。

徐 刚

2004年12月5日深夜

北京连续浓雾之后于凉水河畔一苇斋

目 录 CONTENTS

自 序

敢问沧桑岁月,雪在何方 ...	1
我的母亲	1
遥想艾青	22
大江小川	37
文怀沙先生	44
别了,西部歌王	51
黄河万里独行客	59
维熙与山	120
理由与海	126
两座山两个人	134
阆中人物	156
盐亭的根	170
树疯子	181
榆林之绿	188

清明雨	196
一个真实的故事	202
可可西里的守望	216
天使的守护	222
后 记	228

我的母亲

我最爱看母亲挥动棉花条的手，那么轻柔，那么富有节奏感，而这纺车发出的细小的声音，就像是一支古老的催眠曲，倾诉着一个古老的故事……

一

又是一夜秋雨。

白露刚过，秋风乍起，天是一天比一天冷起来了。也许是我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上有过不少的冰霜吧，我习惯于冷风秋雨，相反，却对太热烈的夏天，在内心里取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然而，这些年，我时常在起于青萍之末的秋风到来时，便担心着冬之将至了。这个原因其实

是很简单的：我的母亲在 74 岁时动了一次大手术之后，肺心病日见深重，一到冬天便卧床不起。那时，她会托人写信：“天冷了，我又躺下了，这个冬天不知道过得去过不去……”待到冰消雪融，春回大地时，她又会托人写信：“天暖和了，我可以起来坐坐了……”乡下人一来文化程度不高，二来人人忙着种地，大凡托人写信总是口述什么，记下什么，这样的家信我却觉得珍贵，那是真的母亲在和我说话。

人，实在难免自私。从此以后，我就盼着冬天晚一些来，我就希望所有冬天都是暖冬。然而，冬天是和春天一样不可阻挡的，我也只能忧心忡忡而已。

不是吗？秋天已经到了，冬天也不会太遥远了！

二

据说，所有的老人都是怕冬天的。而我确实实地记得，我的母亲是从冬天里过来的——说来也真奇怪，我关于童年的记忆，几



乎很少有桃花流水，所多的是冰雪下的小路，冰雪中的脚印……

那时，地属江南的崇明岛上的冬天，是十分寒冷的。小河里冻得冰上可以走路，可以摔跤，下的雪足足有一尺多厚。岛上风大，再加上几乎所有的农民住的都是芦苇夹成的笆墙草屋，这苇叶草尖便在风里呜呜作响，很为冬天增添了不少声色。

入冬以后，农活没有了，农民便去长江边上割芦苇，我的母亲自然也不例外——这是生计之一。我在七八岁时便跟着母亲去割苇拾柴，在破烂的江堤上第一次看见了长江——家乡人把江也说成海——江上最使我迷恋的是那些帆船，我真想自己也坐到船上，而不管它漂到什么地方——也许，这是我的第一个梦想吧。

母亲正在割芦苇，嘴里呵出的热气一团一团的，枯瘦的脸上渗着细密的汗珠。一根根芦苇聚集成一堆了，这一堆芦苇渐渐地高起来了，我便从堤上下来坐到芦苇堆上，看着，怕别人来偷。从我记事起，母亲给我的印象便是这

样的：她很少说话，从没有看见过她曾舒心地笑过，她也从来不曾希望年幼的我为她做些什么——哪怕当个烧火做饭的下手。她只是默默地劳作，没有什么指望，也从不向别人乞求。割好的芦苇要运回家，就得用手推的独轮车。坑坑洼洼的泥路真是寸步难行，母亲在后边推，我在前边拉。拉车不得法，会把车拉翻的，我就曾把车拉翻过好几次。母亲却不指责我，把车重新扶起，用粗布围裙擦擦我额头的汗，继续走我们的路。在曲曲弯弯的田埂小路上，这样的独轮车总是有十几辆鱼贯而行，“吱吱呀呀”地叫着，我母亲推的车总是落在最后头。别人家都有青壮年男人推车，而我，是个孤儿；我的母亲，是个寡妇。

童年的美丽的梦幻，都在这独轮车下碾碎了。在高低不平的田埂路上，在嘶叫的北风中，现实融化了天真与稚气，我在弯腰曲背的拉车的途中，只是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像男子汉一样推着独轮车，装很多很多的柴，雄赳赳地走在前头。那时，我的母亲是一定会微笑的！



三

我怎么也忘不掉母亲的这一双手——那像树皮一样干裂的手，在冬天从来都是渗着细小的血珠的手。

即便是这样粗糙的手，我幼小的心是也盼望着能常常得到这双手的抚摩，可是，这样的机会太少了。母亲总是日出便去种地，中午吃完饭做一点针线活，为我缝袜补鞋。母亲称我为“拆匠”——无论是衣服还是鞋子，穿不了几天，都会在我和小伙伴的追打之后，很快变得稀烂。晚上回家母亲总是急急忙忙地做饭，然后是点一盏小油灯，我在灯下做功课，母亲便纺纱。那是一辆和宋代的纺织图上一模一样的纺车，我看着母亲从一根棉花条上捻出一段线来，再绕在细细的锭子上，一手摇动车把，一手握着棉花条，细细的线便会均匀地吐出，一圈一圈地绕在锭子上。我最爱看母亲挥动棉花条的手，那么轻柔，那么富有节奏感，而这纺车发出的细小的声音，就像是一支古老的催眠曲，倾诉着一个古老的故事……我是先看见母亲